

台 港 澳

畅销书女作家散文自选集

苏伟贞 著

岁月的声音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台 港 澳

畅销书女作家散文自选集

苏伟贞 著

岁
月
的
声
音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的声音 / 苏伟贞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0.9

ISBN 7-5396-1948-1

I. 岁... II. 苏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9581 号

岁月的声音

苏伟贞 著

责任编辑: 林 敏 刘 哲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安徽宿州印刷总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0.1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10,000

印 数: 6000

版 次: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1948-1/I·1824

定 价: 15.2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岁月风铃

- (3) 岁月的声音(一)
- (6) 岁月的声音(二)
- (10) 从来没有忘过
- (15) 生活所爱
- (17) 大地星沉
- (23) 过眼云烟
- (31) 预 感
- (35) 正 常
- (38) 天生我材
- (44) 过 客
- (49) 钟 情
- (55) 凤凰不开花



- (59) 静静的午后
- (63) 明天的太阳光
- (67) 有空就回家
- (73) 终不悔
- (83) 眷村生活
- (89) 两 地
- (97) 来不及长大
- (106) 最后一只狗
- (109) 小 屋
- (112) 梦
- (115) 去的地方

情感履痕

- (125) 黑夜点烟
- (129) 膨胀的雨
- (134) 在黎明与夜半三点之间
- (140) 时光走廊
- (146) 勇 气
- (149) 醉
- (153) 渔火还是星光



- (157) 多走一段路
(162) 最后的屋顶
(168) 永不散场的闹剧
(174) 初夏预言
(182) 他日之约
(191) 雨季之后
(202) 时间密道
(210) 低 头
(219) 星球,私人拥有
(229) 精神勾引
(233) 本能生活
(237) 爱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
(241) 真实的情况
(245) 不明显的性格,再没有爱情神话
(249) 时间的限制
(253) 他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

人在旅途

- (259) 我心如白雪
(264) 进 退



- (271) 台北风雨
- (274) 不合时宜
- (278) 独 自
- (288) 尤其山上
- (293) 蕙荪有路
- (296) 单人旅行
- (308) 预知旅行纪事



岁月风铃

似乎记忆也有生命，常循旧路找
来，而且是双近视眼，要看清楚任何也
难……

人生中，记忆因此连绵而下，像断
断续续的阴雨。



岁月的声音(一)

难得一个星期天无事，起了忒早，到屋后随意走走。北投地势较高，一住也有五年了，坐在山坡上，台北就在脚下，背后是大屯火山带。望着一清二楚的尘世，不十分明白的人生参差其中，来来去去的车辆，说的正是凡俗一遭，这样很好，这种日子不少什么。田亩从近处散远去，一幢幢高、低屋子排到山脊，不懂得说话，这不是画面，是人间真实的风景。

太阳渐热，主妇们三三两两结伴下山买菜，山脚旁，疏疏落落有些房子，住得如此远而不便，想来不是因为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那种心境，屋子大都建得简陋，材料是大屯山盛产的石灰石，懵懵懂懂地藏在树林间，屋外放着许多藤椅，不下雨的晚上，可以静坐乘凉，风吹雨淋，椅子十分有岁月的颜色，经常受



力的地方凹了下去，人不在也仿佛在。

从山顶延伸而下一条排水道，在无雨的日子，细细流着涓滴，想必也有怒吼狂奔的一面。不远处坐个女人，衣衫不整，颇有野叟风味，指着在四周跳来跳去的孩童数落：“笑什么笑？还有脸笑！”孩子们愈笑，她愈骂，骂完了再骂，反正大家都习惯了一般。四周宁静，往往撒野也自有它的气质。我起身往山中走去，经过她身边，愈装得若无其事，这人索性跟了过来，两个女子一前一后，彼此牵扯，等我真走远了，回头一看，她正蹲在地上笑，指着我：“胆小鬼，谁希罕你，没事还跑到山上来！”泼妇骂街，犹有可笑，这样没有道理的人，讲这样有条理的话，使人惊心。至少她是聪明的，自己跟自己玩就可以玩得那么好，吓吓人便快乐了。下山途中，迎面碰上买菜回来的主妇，仍然是三三两两。

山边风大，把阳光吹散了进屋，裹了风的阳光，无限风情，温柔到底，让人喜静，对面家家户户的阳台全架起了铁栅，防的是人进来，还是怕自己出去？

在阳光下摊开书，静静坐着，尘俗不远，无意中抬头，窗外青山，空气游浮有许多喜悦的灰尘，消失了，幻化成无边无涯的存在，透过大地的呼吸，说着天上人间的脉搏。低下头去，书里有一成不变的文字，下次看，仍是如此笔划，不老也不会小，人世时时有变，岁月会长大，真是可怕。

轻风走过，书页又被翻回原处，仿佛人生，走着走着，到了老路上。

隔了一层墙，邻居屋里的电话猛然响起，不死心地在空气



中恳求,早上才看见邻居全家人出去,谁去告诉电话那头的人呢?

疏远有致的日子,想丢也丢不下;不舍得丢却也留不住,有所为、有所不为变得多么重要。人生,过去也就算了,书中岁月,刻在纸上,有凭有据,勾引起的,是比现实更具体的人生,就像临山一登,望着脚下的尘世,抽身出来,怕的是不小心,又跌了进去。

变成书,变成风景,变成阳光,什么都看过以后,人在不在他们的眼前。



岁月的声音(二)

那几个月,在办杂志,很有点自杀的况味。

每天早上,横过仁爱路到国父纪念馆绕一圈,路旁延伸出成排槭树,红砖上有星散的落叶,把地底点染苍黄,人行道旁的椅子上永远坐靠有人,闲闲淡淡地面对。大马路上的匆忙,再多一点点,就要泼及苍黄的红砖道。

整个人心有不甘想极偷闲,尝自问:“底事匆忙?”为什么?擦肩而过的行人,说的,不是永远。

仓促之下搬进办公室,隔壁仍在装潢、草创期间,一墙之隔,工人们接连敲打厚壁,仿佛再不做就迟矣,听惯以后,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,大家都在和时间争长短。是吗?不知道。

最喜欢的,是放下笔,穿过仁爱路;日头高涨,通往基隆路兵工厂的小铁道,缓缓行驶一列



老火车，没有栏栅，没有迫不及待的车辆、人群，这城市仍有生趣，也还有人愿意驻足。老火车永远依时往来，不受任何影响。

经过隔壁工作室，一派漫无头绪，工人仍在狠心敲壁，我们那头被震得在音波上写字，我对工人说：“墙那头有人正在写字呢！”他们笑了，故意严肃道：“这就叫节奏感！”他说他打我们写，一敲一字，比文学家更准确的形容，惹人开心。我一路笑着离开，办公室真乱得可以，让人想起一句话——文学的花朵要开在垃圾堆上，才有养分。

夏日有情，正逢上毕业季，国父纪念馆周边经常爆满，波浪似的人潮，没有一天不碰上，眼看既是结束，也是开始，什么时候去，都围有一大群人，不懂从哪儿来的，又要到哪里去，走在红砖道上，一阵风刮起几片落叶飘在空中，脚下踩遍枯黄，人生，真有过去、过不去。

一天，夜深了，从杂志社搭车回家，广场上，撒豆成兵似的人群，从馆内出来，散在奇异的星光下，默然附着夜空。

广场宽阔，地面反映天际云影，恍如置身梦中，而且勾起怀疑——这些人到底看了什么样的节目？我们又做什么？

夏至过后，夜晚缩短，太阳一落，毫无准备下，黎明蓦地就冒闯而来。这天，竟夜伏案准备出书，东方见白，德模说：“出去走走吧！”广场上，一大早已活动开来，朝气蓬勃，我说：“好，顺便去厕所！”想的，仍是我那老习惯。

清晨，暑意尚未蒸冒，空气中有许多新凉的味道，红砖道上，清道夫正在打扫台北。我们绕着湖水漫步，手上一份报纸



包容人间广细，现实生活中，短短一段日子，诸多经历都已对照，心情像待扫的落叶，等候灿烂。也眷恋低微的贴近，广场上，人群逐渐散去。一天又是一天。

隔室终于完工，地板扫扫，拼凑出一张桌子，摆满啤酒、零食和木屑及散不去的热气和昏暗的灯光。工人举杯干尽，附近有两个孩子，是领班的女儿，每天跟在四周，像领班种的两棵蕨类植物，有空气就可以活，这批工人采包工制，做完就走，何年再见？不知道，可并不重要。

我们终于不必走远路，一墙之隔的欢乐渗入四周，一如离绪。天热，我过去请他们来办公室喝酒，理由是我们那儿有冷气，领班摇摇头：“这样才有气氛。”我多事又说：“巷口有小吃店，去炒两个下酒菜嘛！”工人们哄然一声，像听到了笑话，旺盛的生命，像粗糙的食物，反而营养。

喝完酒，他们要去海边发疯，拉我做伴同去，明知道还有事，我依然冲口问道：“去那个海边？为什么要现在去？现在太阳好大噢！”他们又是哄然大笑；想想，做落叶真好，人怎么连在盛年也不保青春呢？我嘴里应道：“好啊！很久没去海边了，管它的，先玩了再说！”我边说边往屋内走，他们没有来拉，只一味冲着我笑，那笑漫在热气中，幻化得十分诡异景蓝。

坐在办公桌前，德模问：“你到哪里了？”我小声说：“没有，去上厕所！”德模笑出：“你这厕所哲学是吧？”

我想起那批即将结束工作的工人，那一连声敲打都成为岁月的声音。还有那无声、无知的亦然。

正常之后,许多琐碎,或者消失。或者扩大,刻出年轮。
还没有过去。





从来没有忘过

似乎记忆也有生命，常循着路找来，而且是双近视眼，要看清楚任何也难，瞻前顾后，都是些想当然地发生，或者加添、或者缩减，甚至过滤了，光剩下一份感觉。人生光靠感觉是活不充实的，可是没有感觉，又活不好。记忆因此连绵而下，像断断续续的阴雨。

而连日阴雨，做什么似乎都不对，身体潮湿懒懒的，仿佛一块海绵，下得人心长雾，瘫坐在那里，回忆忒多，突然之间，人及时光俱老。

记不清多少个清晨、黄昏，坐车上下班，一转弯便会看见他，安静坐在那儿，永远是那几件随身物，一把木凳，一本旧书，一个包袱，而且从不抬头，似乎是悄坐忘去，事实上，和路上奔驰的车辆、快速的脚步比起，任何人坐在那儿都会是安静的形象，而他背后干红的砖墙或